

## 评《伤痕》的社会意义

史文

短篇小说《伤痕》是四人帮及其文化专制主义被粉碎以来的一篇以社会冲突为背景的悲剧作品。这篇小说的发现，在社会上和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以致于形成了一股新文学的潮流。

在比我们所见到的已经不止之是《伤痕》这篇小说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它涉及到整个一个历史时代。那么，我的就是要看《伤痕》这篇悲剧作品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小说是以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干部~~被~~的“叛变”和“复生”对其子女的心理影响为线索的。在这个线索开头，社会先是~~由~~王曉华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sup>身上留下</sup>“继承母亲”“叛变罪”的心理创伤。中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九年。这九年



是在对命运的遗憾和曲折的爱情之间穿插度过的。线条的结尾，是新的转机结束了“不白之冤”，女儿重又投入刚之死亡的母亲的怀抱。一场噩梦终于过去，社会冲突造成的创伤终于愈合了，它是人生一首不幸的插曲。

“伤痕”从它被割开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是在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完成的。那么，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不是在这场<sup>剧</sup>烈的社会冲突中代表了整个社会，或者是这场冲突中最不幸的、最有社会代表性的阶层呢？作为个人来说，他们的确实可能遇到的冲击如同父母一样大，从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跌进社会底层的深渊，这是够不幸的。但是作为阶层来说，他们远不是最无保障的社会阶层，有多少所谓“黑五类”子女<sup>仅由于血缘关系</sup>在没有任何政治观念和法律的~~必然关联~~的情况下，被<sup>辱</sup>待、歧视、随父母<sup>遣</sup>返，剥夺政治生活权利等，并<sup>且</sup>在这场社会冲突之后，渐之被社会遗忘了。可是我们的干部子女呢？一旦父母“复出”，恢



恢复了职权，他们也随之恢复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样看来，以干部子女这了特定的阶层来表现社会悲剧未必是深刻的主题选择。

我们而且认可这种主题选择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超越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既然如此，我们的读者之王晓华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自此有了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个性，这种悲剧个性将成为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反映了时代对青年人的世界观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成为活生生的形象再现主题，使的社会中个人的悲剧结局具有整个的社会意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晓华的母亲因叛变罪“致使年幼的孩子在心灵蒙受耻辱，”象是一身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这不仅是王晓华一个人，多少人因血缘关系，都蒙受了这种耻辱。王晓华给自己和家庭划出一条界限，便出走了。这也是许多青年人曾经做出过的选择。我们在这里不是指出的是这些经历的可能性。作为一部以社会冲突为背景的悲剧作品，



绝不在社会冲突反映在个人身上的时候；“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彻底和她（用事）划清界限”，选择这种迅速避开心理冲突的办法。这种选择意味着作者和她的主体角色的思想意识始终投在一成不变的政治概念中，这已经暗示了整个作品的发展将不可能达到所希望的反映社会冲突的悲剧效果，也必然使整个小说失去它所要表达的深刻的社会含义。悲剧刚开始，就按心内心外的声音来确定思想界限，这样的作法，先是从自我方面否定了真实的心理活动，紧接着为<sup>了</sup>中投人的虚荣心弃家出走，以此达到使自己“清白”的目的。这就失去了悲剧所应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在这里作者避开了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和交互冲突，这就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局限性。首先，作为悲剧作品，个人的真实心理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决定悲剧在感情上的深刻程度，悲剧作品正是需要这种心理活动的感情感染力。其次，社会冲突对于个人的影响，并不是清



的做人就为了事。也许出于年轻人的幼稚心理，这也倒是一种选择。但是以社会冲突为题材的作品，不能不表现出社会的正义和正义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反映，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血缘意识对于一个纯洁无暇的年轻人所起的痛苦的矛盾心理。可惜，我们的悲剧主角王晓华从此学会了忍受这种痛苦，而不是思考这种痛苦于个人和社会的整个涵义。

王晓华在痛苦之中得到了一股排忧解难的力量，就是爱情。于是爱情改变了她的生活，使她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但是这并不长久，“叛变罪”由于血缘关系这根纽带，魔鬼跟踪而前，使她痛苦地离开了心爱的人。我们的悲剧主角再次离开了思考，挽回叫了净化境界——“把我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的。”

悲剧的结局来到了。形势由于人民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我们的悲剧主角却没有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甚已~~没~~敢~~悲~~一~~悲~~）。用新的“叛变罪”~~的~~以~~雪~~，当然也化解了血缘关系的锁链。殉葬立即写信召回自己的亲生女。



而里峻年本人却在犹豫不决”，直到“收到妈之  
单位的一封信”，“叛变罪”确实解除，才赶回  
上海看望母亲。非常不幸，她~~回~~<sup>到</sup>上海去看以刚  
之去世的母亲。

我们在这个结局中看到，悲剧的冲突开始  
出现了，它不像开始的出走那样简单，而是次  
欣和悲痛俱来的典型的悲剧结局。先是锁链的  
解除，这就意味着噩梦已经过去，血缘问题  
再也不会烦扰人心了。它已经作为一个不幸的  
故事要过去了，可是突然，她母亲死了，她未  
能见到她母亲，隔开了九年的母女之情也有一  
具冰冷~~的~~尸体<sup>为</sup>结果。由此，不幸的故事由于  
死亡之不可更改，成了永久的“伤痕”，成了悲剧。

“伤痕”的结局使它有了悲剧的影子。它运用  
了惯常使用的悲剧手法，使故事情节渐之走到  
了生死——悲欢——离合这个人生主题上来了。它  
遗忘了人对于社会问题的任何~~探讨~~<sup>探讨</sup>，用故事情  
节网络并加以人生主题冲突化来完成这场悲剧。  
但是~~说它有了~~悲剧的影子~~也~~仅之是影子而已。  
这种以人生主题为背景<sup>背景</sup>的悲剧作品在任何时代



都是不乏其作的，可惜的是，一篇合于以社会冲突为其情节的作品，竟然没有涉及到这种社会冲突~~的~~任何<sup>内在</sup>含义，其结局也不是这种社会冲突的悲剧结局，只不过是人生主题的冲突。这就不能不说，《伤痕》是一部以社会冲突为题材，却又没有反映出社会冲突的人生悲剧。

从对《伤痕》的分析中，我的看到，小说没有反映出它所要反映的社会意义来。它只是由于它的人生悲剧的意义使得它从侧面站住了脚。《伤痕》由于它的应时，也是由于人民对社会悲剧作品的迫切需要，在作品自身之外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这里我的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多么低劣和贫乏。

从这里我的可以看到一个由《伤痕》提示给我的，然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通过艺术形象再次塑造一个历史时代呢？这就是说，《伤痕》及其所影响的文学潮流为什么能够提示却不能揭示时代的奥秘，没有能真实地反映出



作品的社会意义来。

这个问题的提出，我起初并非出于臆想。在  
我们面前所展开的文化沙漠证实了这点。至于  
沙漠里何处有绿洲和清泉，那是要靠我们的艰难  
地跋涉才能发现的。

这个时代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提供了广  
泛的社会问题的素材，他们将能够借助于思想  
的X射线，窥见那颗跳动的、殷红的时代之心，  
而不是以观念“伤痕”为满足。